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天妃娘娘傳 第二十七回 天妃媽子江救護

天妃既上謝表，即脫到揚子江頭。時天氣黃昏，忽一陣陰風，從西北而起，卷地而來。天妃曰：「此何兆也？」手招之，乃曰：「妖氣為殃，當在今晚。」天妃遂不過江，是晚化作一客商，運貨乘舟渡江。卻說揚子江西岸邊一古廟，有一怪憑依其中，乃白蛇精也。此蛇在廟中大作威福，四鄰民人，春秋祭賽，皆用牛羊品物，用生祭祀及時，則境內無事；稍一失禮，則災禍即隨之。大凡船隻往來者，皆在此處許願，率以為常。於前二日，鄰壑有一鯀精，數與蛇善，鯀常過蛇所，蛇待之甚厚，鯀與眾小鯀謀報蛇之德，乃邀入其壑。見穴中雖小，出門景略甚寬，其商漁船之往來者，日以百計。是午，鯀大設宴，竭盡山海之珍。蛇見其品物多極，乃作顏色儼然，鯀問曰：「兄頃者何無喜容，無乃弟以褻味取瀆乎？」蛇曰：「非也，賢弟卻不聞書云：有盛饌必變色而作？今茲席前方丈，饌則雲盛矣，然則儼然之色，乃從弟盛饌中生也，何足怪哉！」鯀精大笑。飲至半酣，鯀乃出一玉杯行酒，那杯酌酒其中，自能冬溫夏涼，無價之寶也。因數日前，鯀作怪覆一商舡而得其寶，至是用以勸酒。蛇乃疑之，問曰：「物從地產，以予觀於此地境界有限，其所出之物，諒亦有數。賢弟此寶，乃從何處得來？」鯀不欲與言，乃作色曰：「兄何相欺之甚也！弟自先祖、先君，此寶流傳至今，豈一旦有僥倖得哉？」蛇笑曰：「非敢為欺也。兄近聞江中龍王，日有寶杯失落，諒是宮中使喚，盜山變賣與人，曾出出貼，許知情報首者割地而封之。此物無乃即龍王之寶乎！恐有知風，弟此處難保矣！」鯀被嚇得心驚膽戰，乃以實告之曰：「弟此寶實以昨晚覆舟得之，非龍王有也。第恐他或知之，必以大欺小，將無作有，其禍福難料。」蛇大笑曰：「吾與爾友有數年矣。古雲朋友面前莫說假，弟有此好事，何故給我也？所謂終身交一臂而失之者也，何知心之有？」鯀乃陪笑曰：「非不與兄言，乃不敢言也。」蛇曰：「弟因可為，兄獨不可聞乎？」鯀乃告之曰：「弟昨日差人探聽，今晚有一家口舡過江，其中寶物甚多。今晚江頭又到一大客，貨物亦多，想必今晚而過。兄倘不棄，弟當前行，一息之勞，亦勝似岸邊終日受人數帖紙錢乎？」那蛇毒心正動，一聞其言，乃大喜曰：「果有此事，兄得其三，弟得其七，兄任其勞，弟享其逸，永世之交，死生不忘。」鯀亦大喜，覆命取酒大飲。

見南風時發，舟之渡江者已各各開頭離岸。巡江小鯀須臾報曰：「大王，大王，喜事到了，那家口舡同一商舡，俱來無量寶物，今晚得此，可永享百世無窮矣！」再一頃，又一小鯀報曰：「來舡已將近矣！」鯀乃同蛇即游向江中，徐徐近舡邊，正欲用力翻起大浪，來覆沉其舟。卻被天妃立於舡頭，手執一盒，蓋向江中一掬，二妖盡在一盒，天妃連盒置之袖中。鄰舟大駭，見須臾浪定，天色靜霽如畫，水波無聲。

那舟中宦者，臥於倉中，近入於底，聞水中人爭語曰：「今晚此一宦者有福，倘非天妃娘娘在此後舟，一家二十口性命難保矣！」宦者聞言大駭，告其夫人。夫人曰：「妾亦聞然。」至此早登岸，宦者即令查昨晚後舡中有何人在其中。舟子查報並無別人，只有一京客裝載貨物。宦者即命相見，舟子曰：「此人早已登岸，尋之不見，但其貨物在舡。」宦者即親過舡查看，見只有一大圓箱，上有扇一把，取而視之，詩云：

本是湄洲一顯神，為因謝表獻朝廷。

要知救護名和姓，天妃林氏娘娘身。

宦者看畢愕然，曰：「吾昨晚倉中所聞，信不虛矣第不知箱中所藏者何物？」命取鑰匙開視之，乃一軸小畫，書一封，外書即付與宦官。開而讀之，只道其實跡，托以建廟於揚子江頭之事，其軸即天妃之像。宦者看畢，喟然歎曰：「人雖聰明聖智，孰能如神有先機之哲乎？」即捐金數百，募本處有富厚之家，使各出銀數十，共為天妃大建廟宇。那鄉各富家長者，是晚俱夢天妃娘娘祝以建廟之事，至宦者相募，各大悅樂從，即同往江邊擇壇場。忽見江心浮起二物，一長數十丈，一長約有丈餘，大皆數圍，須臾流近江邊。眾近視之，乃一死鯀，一死蛇也。渾身帶血，染江水微紅。宦者曰：「此正昨晚揚子江中同惡相濟，欲覆吾舟，其為天妃所斬，即此二物也。」轉目即沉於水底，潮退化為二石，伏潮其上。眾人曰：「此地即廟基也。」因命匠即日起工，人人竟勸，不日廟宇神像俱完。其棟宇簷阿之華彩軒翔，其威靈顯赫，蓋有不可勝言者矣。有西江月為證：

朗然飛過子江，陰風平地淒涼。蛇鯀相倚作災殃，水伯河侯遠讓。

上下乾坤就裡，方圓變化無量。妖氛一切盡歸降，瞻仰廟貌景象。